禮書通故

禮書通故弟六

昏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伏生書傳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乎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如是則上無以孝于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白虎通義云男三十筋骨堅强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滿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數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為二十五而繫心也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為十五故十五許嫁也五經異義云大戴

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云庶人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為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愼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所以重繼嗣也鄭[元]不駁范甯云譙周說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昏娶之限盖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

嫁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嘗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乎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王肅云周官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亦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馬昭云禮本命篇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乎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杜佑云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掌萬民之判衆庶之禮也喪服經有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以周案伏傳范注說並正當禮無夫爲婦長殤之文异義引有字誤夫爲婦

當作爲夫姊王肅引㳺賢語見墨子節用篇

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也不取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以周案天子娶十二女係乾鑿文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公羊傳文公羊說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三國媵非禮也穀梁注引

許叔重云姪娣秊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

春秋左氏說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何休說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故齊人來媵無貶刺之文鄭𤣥說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諸侯直云備酒漿何㝵有異姓在其中齊大國來媵我以為榮故無貶刺

白虎通義云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周官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于此鄭𤣥

從通義王肅從家語束晳云春秋二百四十年天王取后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送女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褒貶何限于仲春季秋以相非哉以周桼仲春會男女文見周官二月綏多士女文見夏小正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文見邶風秋以為期文見衛風霜降逆女冰泮殺內文見荀子有女懷春不暇待秋文見毛傳通典引董仲舒云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文本荀子毛傳家語雖偽書未可全斥昏之正期在霜降後冰泮前周官仲春會男女奔者不禁據期盡言若

仲春爲正昏之月何容汲汲先下不禁之令鄭注錯會經意而仲春後季秋冄不相昬娶振古如茲東說乖謬春秋所書多失禮事

鄭元說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重天時權許之謀周云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鄭鍔說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命者連讀若之言及也謂奔者俱有罰以周案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六禮不備謂之奔奔者不禁聽成昏也殺禮成昏必有故故下言無故罰之故者或凶荒或男女失時

毛詩傳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謂告父母廟白虎通

義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杜預說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云先配而後祖孔穎達說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陳祥道說記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鄭謂受命還乃卜卜昏之禮蓋亦如之然則告廟始于納采問名之後矣以周案昏禮冓半篇敘六禮之行皆主婦家立文男家之事多從略立文然也婦家六禮之行皆受于廟男氏不言可知白虎諸家因禮經瑕男氏告廟之文遂生曲說本記言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昏謂親迎時昕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說見賈

疏受諸禰廟即告廟也戴記言娶妻齋戒以告鬼神又言祖廟未毁冠娶妻必告傳言鄭忽先配而後祖不為夫婦楚公子圍娶云鄭亦云圍布几筵告云其莊之廟皆男氏告廟之證毛大可因此斥禮經為戰國書大謬

其謂告迎之後又有告至告謁二禮尤屬杜撰　又案毛詩說娶妻告父母謂告父母廟此古文家說也白虎通說娶妻告父母者遠恥防淫泆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此今文家說也鄭康成從古文故注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云用昕使者用昏壻明壻亦告禰廟也故箋詩必告父母云議云生者卜云死者此之謂告鄭

以卜于廟者爲告則納吉注歸卜于廟是亦謂告廟而後卜也秦氏通考因鄭解先配後祖以祖爲軷道之祭遂謂鄭主不告廟之說殊爲失察

鄭元云昏禮下達先使媒氏下通其言朱熹云下達爲下文用雁而發士庶皆得用雁攝盛之意褚寅亮說如朱子解則宜云納采用雁下達文義方順當主鄭說用雁與六摯絕不相涉若云士許用大夫之摯以攝盛則天子諸侯大昏何反降用大夫之所執乎以周察昏禮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六禮也六禮之行自天子達于士故首不舉士而曰昏禮下達非若冠禮

自士始也鄭朱並非記玉人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
侯以聘女大昏用鴈無見文賈疏昏禮無問尊卑用鴈
未知何據士當用雉雉難生致攝盛用鴈大夫用雁如
公孫黑強委禽是記曰摯不用死死謂雉褚說非
鄭元云賓升西階當阿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
為庪沈彤云當阿卽當庪阿之言倚屋宇倚焉庪之言
閣屋宇閣焉以周案梁之曲處謂之阿凡經中阿之義
訓為曲說文亦云阿一曰曲阜也殷人重屋四阿亦謂
用四曲梁士大夫用夏屋制其曲梁中處正當棟故鄭
注訓當阿為當棟賓亐曲梁當棟之處致命主人亐阼

階上再拜賓退負序遂從而南主人鄉與客竝而受故
下曰授于楹閒南面今文阿作厥則授受當在楹外矣
故鄭注不從今文沈果堂謂阿卽厥受誤
敖繼公云授于楹閒南面文承主人之下則授亦作受
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矣以周案此竝受法亦謂之同
面受敖改經非從注疏
鄭元云授于楹閒南面竝授也賈公彥云經云南面不
辨賓主故知竝授朱大韶云經三云楹閒南面注于士
昏禮注云竝授于聘禮則以爲訝受案聘禮注是也經
無竝授受法言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可知授當爲受

字之誤也文承主人再拜下自言主人受不當言使者授聘禮諸條皆主受者言其例自明鄭不辨授爲受之譌故解爲竝受與聘禮注異以周案經言授明就賓立文何异云不辨賓主記言鄉與客竝然後受自是通行之禮何异云禮無竝授受法說詳相見禮門

鄭元云主人受醴筵前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吳廷華云鄉飲酒禮言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此賓拜主人亦當少退身能疑立以周案淩氏釋例云納采使者不答拜亦云主人拜時使者當如聘享授玉璧之例亦三退負序與吳氏此說相合

鄭元云問名曰爲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孔穎達云問名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昏禮云爲誰氏言母之姓何氏也賈公彥云名有二種一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是名號之名若以姓氏爲名之類是也問女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女三月之名敖繼公云氏謂女之伯仲戴嬀爲仲氏亦其一目盛世佐褚寅亮說問名而以誰氏問不敢斥言也主人則直對以三月之名以周棨嫡諱不出門名亦不出閫古婦人以名著者若徵在若重若儷璧若弃皆特見其道行之偁止曰伯氏仲氏詩偁大任陳嬀爲仲氏是也器大記

曰男子偁名女子偁字同名卽問字小記曰男子偁名婦人書伯仲稠字卽問伯仲疏家紛字與伯仲為二誤曰為誰氏問伯仲氏非同姓氏誰氏猶云何氏說文誰何也誰謂伯仲對當如春秋伯姬叔姬之偁不直告以三月之名又案鄭注不必主人之女賈氏謂恐假外人之女而收養之似非鄭意今理初申鄭注引左傳云先君之適若而人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寡人之適若而人不必其主人之女謂或遺姑姊妹之屬斯說勝賈

鄭元云問名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為主人女敖繼公云此擯者傳主人許之辭也賓致命云堂亞亦曰敢請

女為誰氏主人則直以女名對之以周案此門外傳辭不遽告以名者俟賓入對之也上記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即告名之辭鄭注誤

張爾岐云主人拂几授校賓主不敵故也褚寅亮說授几之法主執兩端授則賓執中閒受主執中閒授則賓執兩端受此則以校授賓异于常禮以周案聘禮亦賓主不敵不云授校校張說固非校為几足足在几之兩端執校以授即執兩端授褚說亦非詳見名器門

朱熹云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便休郝敬云昏姻之約自納采問名時已定矣如必問名始卜倘卜不

吉可中廢予故用禮通其義而已以周案納采但曰貺室某斥男名不斥女字是但約為婚姻尙未定其伯仲氏猶晏子請室曰遺姑姊妹若而人辱使董振擇之也問名則定其伯仲氏而後可加諸卜納采問名賈疏謂一使兼行二事納采一鴈納吉一鴈其禮殊輕納徵乃加束帛故卜不吉可中廢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後儒視納采節太重且以納采時已定其伯仲故問名納吉諸節皆說不通今吾越俗遣人約昏之後先以菲禮問女子生辰合之不吉即還其帖仿古問名加卜之意卜不吉中廢何妨情理後人視納采禮太重反疑古禮不可通自瞶瞶耳

賈公彥云云吾子有嘉命以下至請納徵是門外向擯

者辭也云致命曰某敢納徵者是升堂所致命辭也云對曰者是堂上主人對辭也敖繼公云致命之辭宜在敢不承命之後以周案使在門外故曰請納徵既升堂故曰敢納徵從賈疏

白虎通義云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庭實偶也昏禮經曰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納徵用元纁束帛離皮鄭元云周禮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為聲納幣以緇婦人陰也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賈公彥云庶人用緇無

纁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儷記納幣一束束五兩三元
二纁陳祥道說史錦繡千純純匹端名疏謂庶人用緇
非盛世佐說儷記昏人之贈三元二纁是送夾之制聘
女或异古材字多譌為純鄭改純為緇不為無據以周
綦純帛之純不必改緇庶人用緇亏文無見從白虎通
義天子諸侯加之以圭璋玉人云穀璧天子以聘女大
璋諸侯以聘女
敖繼公云請期節曰某日堂上致命之詞也其上則皆
擯者所傳者也張爾岐說請期節云云皆賓與主人面
相往復之辭盛世佐說此皆使者在門外與擯者所往

復者也其致命于堂當曰敢請期不于堂上告期者以在門外已告也仍曰請期者以壻父本欲使者請期若于堂上直告之曰某日嫌䙝為致命乎以周案敖說非盛說更鑿

荀況云親迎之禮父南向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鄭[元]云父醮子子壻也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于寢爾氏集說引補下十三字依敖 呂坤云父西向子南面以周案冠醮子南面賓北面此父親醮不用賓北面之位終有未安當從荀子

賈公彥云女父禮女用醴又在廟父醮子用酒又在寢

知者以在廟禮筵云户西右几布神位今不言在寢可知也以周案父醮子亦宜在廟與醮女同左傳公子圍取云鄭曰圍布几筵告云共莊之廟是其義證記文上下類錄命辭例不及神席不尋因此遂生曲說

鄭元云宗子無父母命之命之命使者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親皆殁己躬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賈公彥說公羊傳紀裂繻來逆女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如公羊義

母命之者命子之父兄師友使命使者不自親命使者
此注云命之命使者似母親命鄭略言之其實同也敖
繼公說記曰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是親迎者必受父命
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其禮不可行此為無父而母
命使者之禮則父歿而母存亦不可親迎矣以周案公
羊家說母不通使故母命之謂命父兄師友使使者但
經云母命之己躬命之並不言父兄師友己躬命之是
直以己名命使者則母命之不嫌謂命父兄師友以命
使者上下分作兩解鄭注命之命使者自與公羊家異
且昏禮當以同姓為主云稱師友固屬未安宗子尊父

兄亦未㝵主其昏故有毋母命之無母己躳命之婦人無外事非所施云宗子無父之取婦也哀公問篇諸侯冕而親迎云諸侯無父可知是親迎不論父存殁矣

鄭元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支子庶昆弟也弟宗子母弟敖繼公云支子謂宗子之族人也弟謂凡無父母而有親兄者也兄雖非宗子猶稱之也有兄則不稱宗子者尙親也褚寅亮云注必指宗子母弟者見所稱之兄非大宗子則必小宗子也假如宗子殁母弟之次者存季弟行昏禮亦不㝵稱次兄以非宗子也而稱其繼祖之宗子敖氏似失記意以周案褚㝵鄭意

异義云禮戴說天子親迎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
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
京師而偁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諸侯有故若疾病
則上卿逆上公臨之許慎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
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鄭元駁之云文
王親迎亏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尊其亏后
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亏此哉禮
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
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
乎以周案左氏說天子聘后及嫁女皆使同姓諸侯爲

主祭公迎后傳云禮也劉夏迎后譏卿不行不譏王不親迎文王親迎本諸侯禮然哀公篇言先聖天地明屬天子究不㝵言不親迎顧未必若大夫士直逆女家耳胡氏甯曰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迎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而入此說可通白虎通義云天子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為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館于外明不往京師也　又案春秋之例大夫不外娶為大夫不㝵越境逆女也故莒慶來逆叔姬傳以為

譏夌曉樓公羊禮說據此大夫越境逆女爲非禮遂謂諸矦更無有越境之事顯與公如齊逆女傳以爲禮相違不足據

鄭元云士昏主人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賈公彥說卿大夫助祭用元冕親迎亦當元冕攝盛也天子諸矦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服則五等諸矦元冕以家祭親迎不辱過元冕天子親迎當服袞冕矣是以郊特牲云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據諸矦而說故知諸矦元冕也孔穎達說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之冕五冕通元故合稱元

冕以周桼天子衮冕祭衮冕親迎是親迎用祭服也但五等侯之祭服説亦不同説詳衣服通故中大夫以下親迎攝盛鄭云大夫亦冕服者大夫以冕爲尊士以爵弁爲尊士親迎用尊服則大夫以冕可知也至士之子用士服爲攝盛賈疏以爲適子則然庶子宜降一等亏義無從推見葢據後世禮爲説也唐六典昏禮有嫡庶之分

經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賈公彥云奠鴈當在房外當楣北面何休云夏后氏逆亏庭殷人逆亏堂周人逆亏戶後代漸文迎亏房者親親之

義也以周案何休之言本於書傳此乃天子侯禮非尊
鴈洽凡言戶皆室戶房戶不㝵單稱戶賈疏因女在房
中改戶為房巳與本文不合當楣北面經傳叓無其文
且時主人升西面正當楣處又安㝵容壻之奠鴈及拜
位賈疏甚謬何後人咸信其說耶近張皋文知當楣侵
主人位改為當阿亦為未達經於賓升之下卽曰北面
奠鴈其鴈明奠于西階上矣如果曲而鉤楹而東又曲
而北當阿而奠有如許轉折經宜明著之矣又考說苑
修文篇言親迎之禮云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
以屨二兩加束脩二又云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

則親迎亦不僅奠鴈矣

何休云書傳曰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以周衰此天子侯禮也天子侯禮之別詳于書傳諸矦大夫士侯禮之別詳于齊風著篇傳箋以素瓊華為士服靑瓊瑩為卿大夫服黃瓊英為人君服則諸侯于堂卿大夫侯于庭士侯于著矣而鄭風丰詩又云侯我乎巷毛傳以巷為門外與禮經合葢侯著者其命士不命之士自侯于門外之巷也此別有說詳襍著賈疏引書傳以為壻親迎奠鴈在房戶外之證大謬

毛詩傳云有女同車親迎同車也鄭箋云親迎與之同

車故稱同車之禮陳奐云禮士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壻
婦皆同故曰同車以周案親迎之車雖婦壻各一乘而
婦初乘車之時固與壻同車也禮曰壻御婦車授綏記
曰壻授綏御輪三周賈疏引此以解傳箋本明陳疏好
與鄭異故別解之如其說傳亦當曰親迎車同
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受摯入主人再拜
受壻再拜送出敖繼公云主人拜于位進訝受于門中
皆西面壻復位東面拜送褚寅亮云經明著入與出之
文敖氏訝受門中非說也授受之節宜亦如士相見禮
在中庭以周案敖說士相見禮亦謂訝受門中非

鄭元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賈公彥云左傳齊高固秋月迎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行反馬禮故知大夫以上嫁女自以其車送之吳廷華說親迎為六禮之一焉有夫家不共車而自乘其車之理此經壻車婦車並舉其為夫家所共甚明左傳有反馬說或是送女之人所乘或載嫁女服器之車俱未可知以周案詩百兩御之御迎也是大夫以上有迎車也百兩將之將送也是大夫以上有送車也毛傳云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兼言昇之諸說殊偏鄭箴膏肓云禮雖㪚亾以詩義論之天子以

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反馬壻之義
鄭[元]云女從者謂姪娣也盛世佐秦蕙田說女從者卽
下所謂婦人送者詩諸娣從之乃諸侯禮鄭誤以周案
下經云雖無娣媵先是士妻亦有姪娣也從鄭
鄭[元]云媵御沃盥交交謂媵沃壻盥亐南洗御沃婦盥亐
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敖繼公云媵
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此盥蓋亐北洗夏炘說鄭
敖盡非經例賓主敵者洗亐庭洗尊者不就洗有人就
而沃盥公食公尊不就洗士虞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內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是
于於父母亦就而沃盥也同牢之禮夫婦竝尊媵御皆賤亦就而沃

盥也凡云沃盥者皆指匜槃而言與庭洗無涉庭洗無
云沃盥者以周案夏說與胡氏士虞正義合
敖繼公云舉鼎入匕俎從設謂三匕三俎從設有司三
人各秉執一匕一俎北方載者左人也右人則西面匕
沈彤說當有六俎六匕云其牢者謂夫婦各會其半非
謂止三俎而其之也以周案經言夫餕舉俎魚腊言婦
餕不舉者明同牢亦同俎也沈說無據少牢禮匕皆加
于鼎東枋為鼎西面匕者在東便也此鼎亦西面匕者
當亦在東西面匕賈疏謂南面匕未是宜從敖說
經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以周案筵長九尺餕

先設醬者醬居席端也醬用登徑尺二寸葅醢用豆徑亦尺二寸葅醢次而北其相去各尺二寸葅醢旣設三俎之位乃定故下言設俎

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鄭元云豆東葅醢之東以周案三俎當席中先設豚次設魚二俎皆横腊特于俎北則縱設也三俎皆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二俎横設悉當特俎之縱三俎合而成方舊說三俎皆横設不正

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湇于醬南鄭元云饌要方也以周案黍稷用敦敦徑六寸八分北當豚魚二俎會

在其南湆與醬同類而不與醬同設者醬當席端而湆在席外故最後設之婦饌亦同設饌要方弟子職文中三俎二横一直成方夫席豆東兩俎醬東黍稷又合三俎以成方湆雖當席外而與黍稷二會並列亦合三俎以成方對席亦然賈疏饌要方不及湆其疏設湆于醬北又以為湆不异要方此謬說不可從近之作圖者竊襲不正皆為賈疏所誤

設對醬于東鄭元云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賈公彥云當特俎之東以周案對醬當與夫醬相對夫醬當席端婦醬亦于席端對設鄭注以魚豚二俎當席中特俎

偏北故云醬當特俎意亦欲兩醬相對而婦之黍稷當湆西又與夫饌不類矣非也詳見後圖

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賈公彥云上設壻湆于醬南在醬黍之南特俎出于饌北此設婦湆于醬北在特俎東饌內則不得要方注云要方者據大判而言耳以周案婦饌要方與夫饌同湆最後設亦在席外也賈氏此疏大謬上文設湆于醬南不得添言黍如湆在醬黍之閒則饌安得方也鄭注設對醬當特俎雖難盡信然其意正欲饌之方也按後圖自見賈謂湆不得要方與注顯違

李如圭云對房亦有俎設豆西魚次腊特豕俎南乃設
黍于醬西而云腊北者以其次腊設之其實在俎北楊
復沈彤俱從其說俞樾云下文婦饋舅姑之禮特牲合
升側載注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而
此經上文陳三鼎其實特牲合升不言側載明夫婦同
俎矣以周案六俎之說於經無見且按其設黍之處在
豚北不在腊北與經尤違
敖繼公云魚腊當豚俎北端而云特者明不與豚俎爲
列亦橫設之以周案魚腊亦橫設則餕不尋方矣自後
注家悉爲敖氏所誤然敖氏釋設對醬于東云下文設

黍亏腊北而此醬宜在黍東則於特俎為東北也此說足以校正鄭注自不可易近之駁敖說者多不中其肎綮

張惠言說據禮圖豆徑尺二寸登與豆同敦徑六寸八分俎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橫設之一俎適當二豆之徑兩席其俎菹醢當席中必相對與豚魚之俎直腊特亏其北則醬湇當之故鄭云對醬當特俎經文云設黍亏腊北葢當腊稍北略言之又疑北北為東字之誤以周

案鄭注對醬當特俎本失經意褚搢升申鄭駁敖語固失當張皋文從注改經尤為不稽鄭氏錮以為豚魚二

俎横設腊特俎北縱設三俎合成方形其說誠是而黍稷在湆東不在醬東與經又違

何休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敬見姑以腶脩爲敬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敖繼公云婦于舅竝用棗栗而執于門外于姑惟用腶脩而受于階下皆輕重之差也以周祭見舅執棗栗見姑執腶脩經有明文如敖說見舅棗栗腶脩竝用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也失之矣說詳褚氏管見

敖繼公云婦始執笲用二手拜時則惟右手執之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也郝敬云

婦東面立拜古婦人拜不著地戴震云婦立拜舅亦肅拜以周案諸說皆非詳見相見禮門

禮家舊說贊醴婦醴當為禮贊者男子或說男女授受不親贊醴婦以婦女之曉禮儀者為之以周案三月廟見老醴婦于房中老為男子茲贊醴婦亦男子可知凡男子奠爵拜婦人執爵拜下贊自酢云北面奠拜則贊為男子尤明江氏私記辨之詳矣

鄭元云婦饋舅姑共席于奧敖繼公云舅在北姑在南或說舅姑異席舅居奧姑居舅北褚寅亮說士室約淺一丈八尺向東既接設兩席北墉下焉能更橫容婦席

當依注其席之說以周案厥明婦見舅姑異席三月奠菜舅席于廟奧姑席于北方亦異席茲亦宜然鄭云共席于奧謂二席共設于奧皆東向非謂同席也如舅姑同席則可同俎矣鄭說側載分兩俎明異席也又說婦席于北墉下在室中北牆下為姑席在舅北其地無餘故鄭知在室中北墉下三席非並設何嫌不容藉申鄭非鄭意士室狹二筵容兩席說詳宮室類

鄭元云媵御餕于是與始飯之錯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作姑敖繼公云既酳改設之如饌之錯錯猶設也與始飯三字誤胡承珙說姑飯

者媵御共餕姑之飯黍而不餕舅飯亦不敢褻之意以周案曰始飯明餕餘不食舉也曰餚明舅姑之飯皆餕也說詳褚氏管見如古文家說不餕舅饌餚義無著如謂分設姑飯亏餚義亦迂遠敖說尤誤

孔穎達賈公彥說廟見舅姑即祭禰事萬斯大說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亏祖不祔亏皇姑所以不遷不祔者以未廟見故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江筠說曾子問所謂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即士昏禮之舅姑指舅姑歿者非謂舅姑歿者止行祭禰而別無廟見亦非即祭禰為廟見如注疏家之

說經著奠菜之禮不并著廟見之文者經未詳初昏及夙興事初不及三月而後其言奠菜者特以見舅姑禮及之爾楊大堉說奠菜卽廟見三月以久者言之若昏期近于時祭則不必三月矣以周案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鄭注此舅姑沒者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鄭意舅姑存者有婦見舅姑之禮有婦饋舅姑之禮其舅姑沒者廟見奠菜如婦見禮擇日祭禰如婦饋禮疏家廟見祭禰合為一事固非後儒以為舅姑存者亦有廟見似亦未嘗經言婦入三月乃奠菜明奠

菜不尋在三月庿楊說本郝京山覂誤記又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亦謂未三月不尋行助祭助祭又一事江愼修禮書綱目以祭行爲奠菜之記又誤并爲一事庾蔚之說舅姑偏有歿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崔靈恩說厥明盥饋于存者三月廟見于亡者賈公彥說舅歿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歿婦人無廟可見以周案舅歿姑存當奠菜禰廟以見其舅庾說舅亡不見非也舅存姑歿姑雖無專廟但旣祔于皇姑則婦廟見于皇祖姑以見姑賈說無廟可見亦非當從崔說

賈逵說先配而後祖配謂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衆說配同牢會也先會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鄭元說祖祓道之祭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杜預說先逆婦而後告廟熊安生孔穎達說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為匹配乃見祖廟鄭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于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殁者三月廟見故鄭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注云致之使孝非始致于夫婦也又隱八年公子忽先配而後祖注云祖為祖道之祭是皆當夕成昏也以周

案列女傳宋恭伯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齊孝孟姬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賈服所本賈服謂大夫以上三月廟見成昏明士自异不尋據士禮以駁之尋賈服之意行夫婦之道與成婦之義二者不同成婦必待三月廟見爲上下通制行夫婦之道自有遲速大夫以上禮備士則事遽有不能不異者焉以周謂士昏正寢正寢者薦祖行禮之地非私室比雖卽夕對枕稍知謹飭者不敢妄行褻事其或欲動情暱必自盟爲夫婦矣義不尋執不廟見之說而有退其婦于母家之事此拂經違道禮所不言而其情事可推而知也三月廟

見而後成夫婦昬適私室此經道也未廟見不得行夫婦禮如其伯姬孝孟姬必待三月之後此女子之善守經者也其或私行夫婦禮亦必遲至三月而後廟見如鄭突之先配拂經而祖必待三月之後要未有異者也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不杖不菲不次注云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齊衰鄭意當夕成昬此爲已行夫婦禮之制自其賢女子守貞而死壻亦當嘉其志而爲之服記文所言豈專爲私行夫婦者設制耶

鄭元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謂助祭也賈公彥說舅在無姑厥明卽見其存者至三月不須廟見則助祭此謂

適婦庶婦無此事敖繼公云凡舅姑之存者殁其禮皆然盛世佐云特牲少牢禮婦人助祭者內賓宗婦皆與此不專指適婦以周案三月祭行之禮統舅姑存殁婦之適庶敖盛說是

敖繼公云庶婦則使人醮之是時舅姑席如受適婦見之禮則醮之之位其亦在戶牖閒與褚寅亮云醴適婦位與醴適子位同則醮庶婦位亦同醮庶子位在房外南面矣以周案褚說是醮以代醴非代饗故使人醮之文在不饋之上鄭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饗上當有亦字賈疏直以醮代饗亦未是

賀瑒說許嫁者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婦人禮之無女賓賈公彥云未許嫁而笄無主婦女賓使婦人而已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醮之敖繼公說笄有二節一則成人之笄一則許嫁之笄以周案賀賈說本鄭注敖說非

鄭元云教于宗室宗室大宗之家孔穎達云大宗小宗之家悉尊教之與大宗近者于大宗遠者于小宗賈公彥云不于小宗小宗卑故也以周案從賈疏

不親迎則三月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鄭元云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敖繼公云

亦入門左也記似脫一左字盛世佐云凡出門以東為左入則以西為左記云壻入門下云東面明壻亦入門左矣疏據聘禮賓執摯入門右似以壻入門為右者然入門右者奠摯當北面此云東面明與聘禮有別當以敖說為正以周案凡摯用敵禮親相授受卑者不敢親授奠摯而退壻初入門奠摯用卑者禮也下云擯者以摯出請受請以敵禮見也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謂終以敵禮見受其摯玩經意所別在奠授不在門右門左之異賈疏據聘禮以釋之經外添說未是曰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則入門左可知

鄭[元]云擯者以摯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賈公彥云聘禮賓執摯入門右從君臣禮也辭之乃出由門左西進北面從賓客禮此亦然故知所請受者請退從賓客相見受之敖繼公云壻辭卽許則進訝受其摯入立于寢門外之右東面向主人也以周案斯當從北面之說

鄭[元]云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扉左扉盛世佐云門以向堂爲正左扉西扉也葢取夫東婦西之義士喪禮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凶禮變吉也敖氏以此扉爲東扇誤賈疏謂東扉卽左扉尤誤以周案觀壻立門外

西面則主婦立東扉內可知也天子閏月聽朔闔門左扉亦謂東扉當從賈

白虎通義云人君不再娶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于適經不譏也或曰適死不復更立明適無二防簒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以周案伯姬死叔姬攝行女君之事禮有攝女君謂之貴妾明不升也從後說

春秋莊公元年築王姬之館于外公羊傳云非禮左氏

傳云為外禮何休膏肓據公羊以難左氏鄭元箴之云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必築于宮外白虎通義云紀子以嫁女于天子增爵稱侯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諸侯所以不得自取國中何諸侯不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取也以周案公羊家義諸侯不內取爲不臣其父母也故宋內取譏大夫不外娶爲人臣無外交也故季文子取于陳譏然諸侯不內娶通禮也大夫不外娶春秋之禮也士昏有饗異邦送者之禮是卿大夫亦有外娶矣嫁女增爵似後世禮非古

白虎通義云不取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取以春秋傳譏取毋黨异義云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取于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謹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取吝道也即犯誅絕之皋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以周衆左氏說非小君不識固非許說五屬內當絕據古禮言亦未是記言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夏殷自有异太平御覽引禮外傳云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但昭公周人何得援古禮以爲之解坊記曰魯春秋猶

太夫人之姓曰吳其名曰孟子亦謂太姓及吳也曰與
聿越字适曰之言及也春秋太夫人之姓及吳國之號
亏其名也書之曰孟子卒今春秋是也論語曰謂之吳
孟子國人稱謂之不冒沒其實爾或說昭公自諱謂之
吳孟子非或說坊記所言是未修春秋尤誤中表不可
為昏袁準正論言之至唐并議外屬無服尊卑亦不為
昏然左公穀三傳皆無譏取母黨之文今律不禁姑之
子舅之子為昏　又案古人姓與氏分取妻不取同姓
不論氏其有氏同而姓異者可以為昏若齊之欒氏姓
姜晉之欒氏姓姬衛之孫氏姓姬齊之孫氏則出自長

孫修之後是也其有姓同而氏異者不可爲昏若齊之
崔與東郭不同氏而同姓姜崔子欲娶亡東郭偃而偃
以君出自丁臣出自桓爲妨是也

通典云劉德問曰失君父終身不昬者其臣子當昬
否田瓊荅曰昝許叔重作五經异義已設此疑鄭元駁
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昬違禮適權也以

周案記云親皆沒已躬命之蕪父母者有自取之禮昭
昭矣異義所疑爲不昬其厥者禮未葬不變服故疑

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元云遷葬謂生時非
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

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史浩云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求夫以周案遷葬者謂娶其家聘者嫁殤者謂嫁其已聘者鄭注是也近時惡習盛行因遷嫁而祔主因祔主而爭繼惱官司亟有禁之者

記曾子問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然後卽位而哭鄭元云不聞喪卽改服者昏禮重于齊衰以下孔穎達云上文女聞壻之父母喪在塗卽改服今入門始改服故云不

間器卽改服也禮運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朞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于齊衰以下也或云鄭意昏禮重于齊衰以下當成禮而後改服今器卽改服者于古未聞此爲疑經之辭孔疏非鄭意也以周案下節除喪不復昏禮文承此下明在塗聞父母亦與聞齊衰之喪皆然也聞元禮云女在塗而壻之父母亦女赴喪壻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女之父母亦亦然不兼齊衰大功之喪爲言其意蓋與或說同

記曾子問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亦已葬致命

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子父母死壻亦如之羅欽愼云舊說免喪之後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改嫁女家不許壻亦然後別取此何謬也安有昏姻之約既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耶葢請娶弗許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或云羅說甚是但改嫁別娶本文實明言之此非獨注家之誤也經文可删以周案此爲有吉日者言也有吉日謂已告

期葬畢乃使人致命不㝷嗣爲兄弟爲有吉日而愆期不可不禮辭也不敢嫁謂不敢嫁此壻也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爲冓有不㝷嗣爲兄弟之命謙若不敢必其終取此亦禮辭也然天下斷無女俟終喪而壻猶弗取者而后嫁之謂終嫁此壻也而后綴詞對上不敢嫁爲文女氏既不敢于喪中嫁此壻又俟免喪請而嫁之是謂始終有禮故竝曰禮也自注家讀女之父母使人請爲句以嫁爲改嫁他人壻弗取爲終不取遂致文義悖違而斥者紛紛矣

何休膏肓云襄仲如齊納幣左氏以爲禮也喪服未畢

而行昏禮亏義左氏爲短鄭元箴之云僖公毋成風主昏㝵權時之禮以周案鄭義曲

記䙝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王引之云卒哭在弟三月小功之末則在弟五月己之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是三月而舉吉事而亏父之小功而己緦者待在末之弟五月亦但可爲子冠爲子娶婦而不可自冠自娶妻是薄亏己之小功而厚亏己之緦麻矣若云統亏其父則父小功卒哭後己可自冠自娶妻己亏父之小功之末而猶不能冠娶

妻是父之親小功也輕而己之視父小功也反重揆之於理殆不可通今案父小功之末小當爲大父大功之末不但冠子嫁子而又可以爲子娶婦明父之大功輕亏己之大功也己雖小功雖當讀爲唯以周案鄭注以大功之末小功之末末爲卒哭以與下句輕重失敍故也其實末與卒哭不可混父小功乃大功字之誤目鄭注之失通典禮二十載孔琳之荅問已詳議之而上下文輕重失敍孔氏尙未察也王氏破小爲大甚當己雖小功既卒哭七字連讀雖屬卒哭對上末字爲文無容破字

范汪說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兼吉事故曰縗麻非以接弁冕也襍記云云此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曰非通例也蔡謨等說降服大功雖不可娶而可嫁以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故其制异也荀伯子等說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自是論本服曰所以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正以下殤之小功足以包之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既不尋同小功而娶妻本服期而降在大功豈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琳之云娶妻事重嫁子事輕今若云不可納婦容可以嫁子為難曰而獨言小功之殤不可以娶妻是指言重者不可也

重者自不可輕者自可有差何得輕必從重邪高崧江彪云已旣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父大功卒哭亦可娶婦矣以周案從蔡孔兩說

庾蔚之云長殤中殤之大功卒哭之後得與尋常大功同云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所以然者雖本期秊但降在大功其服稍申故也賀循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娶推此而言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矣孔穎達云齊衰下殤尙不可冠娶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以周案白冠取妻事重冠子嫁子事輕蔡謨孔琳之已言之卒哭

在三月大功之末在九月卒哭非即大功之末陳澔亦言之諸說混嫁比例不淸以記推之下殤小功既卒哭不可冠娶妻而冠子嫁子未始不可也況長殤中殤已在大功之末行不可冠子嫁子乎賀孔之說非也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不言可娶婦可冠娶妻則降服大功之末亏娶婦自冠娶妻亦有不可矣庾說亦非也

詩衛風序衛女嫁亏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鄭元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歿則使大夫甯亏兄弟杜預說同孔穎達云父母在則身自歸甯父歿母存則使

鄭甯惠士奇云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歸甯非禮詩有歸甯父母之辭者夫人父母在使卿歸甯殁則否左傳襄十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甯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見孔疏身不自歸而使卿甯左氏以為禮言惟此為得禮凡內女嫁于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以周案鄭箋為長歸甯者女自歸也如惠說父母在有甯禮無歸甯禮則曰甯可矣何必云歸詩序思歸甯而不得何必云父母終至葛覃歸甯父母歸謂歸文王父母謂文王之父母與此歸甯義又不同

何休云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或說父母存身自歸寧父母歿使人寧不自歸諸侯夫人至士妻皆同以周案諸侯夫人父母既歿雖有大故不得反衞載馳詩可證何說非也其云惟自大夫妻歲一歸宗得之春秋之義諸侯不內娶詩序三言思歸寧而不得皆以嫁諸侯適異國為文明指諸侯夫人言禮經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鄭注曰父雖卒猶自歸宗賈疏曰知義然者父母在嫁女歸寧父母何須歸宗子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明是據

父母卒者又攷器服經傳通例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此云女子子適人者明據大夫以下言

周語云內官不過九御戴記云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二書違异鄭元云女御九九當九夕世婦三九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以周案鄭注固笱蠡昏義所言亦非周制也先君子曰白虎通嫁娶篇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白虎通本于王度記今大戴禮缺王度

記詳不可攷而其義自古周官九嬪卽九女也與白虎通合攷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亦可見后之外惟九嬪周語內官不過九御韋注九御九嬪漢貢禹傳古者宮女不過九人高祖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此尤顯據昏義九嬪上有三夫人魏志王朗傳蜀志董允傳因有十二爲限之說以古制攷之卽三夫人亦在九嬪中選之故周官列九嬪不言三夫人是猶列六卿而不列三公也周官有世婦女御皆不言其數鄭注云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參見職官門鄭檀弓注蔡邕獨斷竝云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參攷

孔穎達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世婦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娣貴于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也有妻謂二媵及姪娣也以周案世婦謂夫人之姪娣妻謂二媵妾謂二媵之姪娣孔疏甚舛公羊隱公元季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注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是則公羊家說二媵貴于適姪娣與左氏家義異詩召南疏云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左氏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室明其貴也何氏以二媵爲貴與

禮不合彼疏較此明晰又何注云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孔疏互易其文亦非文家尊適尊尊者尊適兄以及其子也文家尊尊先立姪與文家尊尊先立孫同

記曲禮敘世婦在嬪上昏義敘世婦在九嬪下孔穎達說曲禮或䄶夏殷言之金鶚說祭義三宮夫人世婦連文可知世婦尊故春官婦官之長以卿爲之亦以世婦名以周案周官天官亦先九嬪後世婦祭義以諸侯言諸侯無九嬪

受業婁縣張錫恭

增　鎭海張惠澍全校

丹陽洪竹亭繕刻

禮書通故弟七

見子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鄭注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孔穎達云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生子必于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月辰謂生月朔日以周案生子必于側室爲上下通禮不獨大夫妻爲然

鄭注云國君世子生接以太牢接讀爲捷捷勝也謂會其母使補虛强气也孔穎達云王肅杜預並以爲接待夫人以太牢以周案接謂接子也下云凡接子擇日是

其證子初生而即以禮相接重之也此與下以桑弧蓬
矢六射天地四方同志接子以太牢兼以食其母也鄭
注亦合經餘意王杜以爲專待夫人未是待夫人在見
子後
鄭元云三日始負子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
也劉台拱云三日上屬爲句言設弧帨三日乃收之也
以周案云三日始負子明負子不在三日前也下又云
三日卜士負之吉者是負子亦三日始當從舊讀如劉
說始字不詞
鄭元云詩負之詩之言承也孔穎達云詩含神霧云詩

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以周案詩負之與特牲禮詩懷之義同鄭彼注詩亦訓承詩負之者既承而褱之使面鄉㫄以示射也凡曰褱者面鄉㫄如周公抱成王是也以其面言謂之褱以其背言謂之負故鄭注云負之謂抱之而使鄉㫄　又案負子與抱子禮亦不同負子在三日之後抱子見父在三月之末負子君世子使士餘兼見文抱子君世子使世婦抱之庶子使傅姆之屬抱之大夫以下妻自抱子是其㬠也

劉台拱云三日卜士負之則是三日始卜猶未行負子之禮也如此解則與下文凡接子擇日不相抵捂矣以

周案接子與負子本異義不相干接子在三日內負子亏三日乃始鄭注凡接子擇日云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是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佗一句讀至三日始卜其士之吉者是負子亦不定在三日俗儒以三日為負子定期非劉氏以負子為接子尤非

鄭元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莊述祖云白虎通義以桑弧蓬矢六射句絕射如字音義射字下屬食亦反誤以周案以桑弧蓬矢句六射句天地四方句

鄭元云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不使君妾

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皇侃云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以周案大夫之妾賤于士妻左傳舉其賢者言之

鄭元云擇于諸母與可者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一說擇人而為此三母非擇取兄弟之母鄭注非以周案諸母謂庶母可列女傳引伦阿可阿皆偕字宜讀為娶說文娶女師也鄭此注是梁武帝天監七年詔語不足據公子有師慈保三母大夫之子止有慈母以兼師保喪服小功章曰君子子為庶

母慈己者鄭君彼注引內則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于公宮則劬以明世子無慈母則此云人君養子之禮謂養羣公子之禮也而公子養適子亦視此故注君子子爲大夫及公子之適子又引此三母以證公子其證大夫養子別引大夫之子有食母明此無關大夫也孔疏謂此文實亦兼大夫士非

鄭元云凡父在孫見于祖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以周案適子適孫有上承宗廟之

重故曰欽有帥將授以事之辭也故執其右手以示意
鄭注以褒服之禮推言之義甚精密俗儒以辭為夫婦
授受語遂云雖適孫不當有辭大謬
鄭元云髻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孔穎達云囟
是腦上縫故說文云囟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
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一縱一橫曰午留其頂上縱橫
相交通達曰午達以周案穀梁昭十九年傳羈貫成童
羈貫卽羈角貫亦作丱詩曰總角丱兮兩角夾囟如丱
字之形毛傳范注皆非當據此注正之
妻以子見兮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以

周案妻以子見于父為上下通禮但此惟冢子為然且適子庶子擯者以見下文公庶子生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于君擯者以其子見則大夫以下之適子庶子可知也舊說不明析

鄭元云具視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以周案鄭注本玉藻文是也但下文云父執子之右手是見冢子之禮也適子庶子祇撫其首而已冢子未食而見則如朔之食亦惟夙興時具焉且其食自在夫入後故下又曰夫入食如養禮舊解不明析

鄭元云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于內寢辟人君

也人君見世子云路寢見妾子就側室以周案記言見
子之禮云夫入門升自阼階妻抱子出自房鄭注以爲
側室之房說甚可疑曰阼階必有西階矣側室有東西
階有房室直與正寢同制要屬無據尋鄭注所以爲此
說者爲下有妻遂適寢之文也竊謂此云夫入門者謂
入內寢與見妾子云內寢同妻抱子出自房者妻自側
階升故出自房時妻尚在側室也下云妻遂適寢與妾
遂入御意同皆對三月居側室爲文入御亦謂入寢
於妻曰適寢云妾曰入御貴賤之詞也
舊讀遂左還句授師句子師連下爲句近讀授師子句

以周案近讀是謂以子授其師也

鄭元云適子庶子見于外寢適子謂世子弟庶子妾子也外寢燕寢也孔穎達說庶子見于側室玆爲撫首咳名之事同故與適子連文燕寢在內而云外者對側室爲外耳以周案記中凡言外寢者皆謂正寢未有以燕寢爲外寢者下文記大夫妾生子云見于內寢大夫止有燕寢一正寢一則內寢者燕寢也外寢者正寢也人君見適子庶子于外寢亦路門內之正寢可知也舉適子庶子則見世子可知上節記世子不言見外寢于此互見故曰禮飾初而兼辭其異也故又別之如鄭注以

外寢為燕寢則見燕寢亦適子庶子所異其文當在禮

師初之下與無辭為類非其義也

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齋見于內寢禮之如始入室

鄭[元]云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會而使獨餕也

以周案下文云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注言與經文違非

也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齋見于內寢與下公庶子

生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于君同例謂妾自潔其

身以見其夫而其子乃于食後擯者以見于外寢上下

諸節文可推而知也劉端臨云見于內寢者謂妾見君

也公之庶子不與母俱見則大夫士之子從可知矣劉

氏此說是也

鄭元云無辭辭謂欽有帥記有戒也孔穎達云庸文卿大夫妻見適子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其文已具故于見世子之禮略而不言其實見世子亦然以周案孔疏是俗儒以為世子亦無辭如其說文當在禮帥初之上謬已

鄭元云大夫之子有食母選于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以周案上文言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下又言師慈保三母是食母在三母之外也喪服小功章庶母慈己者義包師保緦麻章又有乳母故此食

母注以乳母解之是也小功章引此以當慈母未是或
又謂大夫子止有食母不畀有慈母大謬
鄭[元]云旬而見句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
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旣見乃食亦辟人君也
莊述祖云旬當爲旬字之譌說文旬目搖也從目勻省
聲或從旬作眴大戴禮人生三月而徹眴卽旬文之不
省戴禮盧注眴睛轉視兒亦與目搖解同旬而見申上
三月而見之義白虎通義云三月名之何人生三月目
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更荅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煦亦
眴字之譌記言此明名子所以必三月之末而冢子與

適子庶子見有先後為天子諸侯大夫士之達禮也以
周案旬本有均義故公均亦作公旬鄭破旬為均又足
以同時均生恐非經意或讀如字謂十日而見與三月
見父之文違或謂三月後每旬一見與上下以始見立
文亦戾莊氏此說甚覈但以眴而見為即三月末之見
亦少別白上兩節三月之末見父皆據人君立文此言
大夫以下之子目眴而見不必定在三月之末故特以
自命士以上大夫之子眴而見別箸之三月之末有定
期眴有遲早不限亏末下文冢子未會而見適子庶子
已食而見義通上下鄭注以下文為人君禮亏此又言

既見乃會以別之亦非
白虎通義云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于祖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之于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質略故于燕寢以周案記內則適子庶子見于外寢咳而名之外寢正寢也鄭注以爲燕寢即本白虎論之一說而云然其實非也逸禮服傳文亦無可徵惟曾子問有君巳薨而世子生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此據君薨立文非父自名于祖廟
記保傅云古之王者大子乃生固舉之禮使士負之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盧辯云使士負之

卜其吉也參夙謂三月朝也以周案大子乃生乃與才通始也固舉之禮固乃用字之譌左傳所謂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是也用以也白虎通義引作舉之以禮內則云卜士負之吉者謂卜士非卜子盧注誤大子之南郊見天義不蒙上士負故以有司別言之負子在三日見天當在三月之末見父以後白虎通義云使士負子于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豈子生三日而有遠之南郊之理故盧注以參夙為三月朝孔氏補注未逹盧意但參夙漢書新書白虎通義俱作齊肅齊古作亝與參相近夙與肅古通知之南郊見之天不蒙上士負為文則參夙與三字依各書作齊肅

亏義自通不必曲解參為三月

姪孫鎮海梅鼎恩
孫　文玨　仝校

宗法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以此言之天子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

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以周案諸侯以字爲氏之氏今注疏本作譌誤也天子胙諸侯土而命之氏氏謂國氏諸侯不得專封卽不得命氏故其大夫身受采地皆無氏至子孫有以王父字爲氏者因以爲族故也因以爲族者諸侯得命族故也其以王父字爲氏此爲氏族之氏與國氏異或以官氏或以邑氏亦惟世祿家有之其本身未嘗命氏亦同國氏之氏天子命之氏族之氏諸侯命之鄭漁仲作通志詳敘氏族亏此尙未剖析且後世之姓多是古人之氏四裔不相之氏尤無當中國之姓鄭氏牽强傅會多不可信

王充云因其所生賜之姓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姒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子氏周履大人迹而生則姓姬氏杜預云因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謂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以周棨王說與禮緯同不足信建德謂建立諸侯之有德者國語云异姓則异德异德則异類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韋昭云尊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是也天子建立有德者因生以賜姓國語所謂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也胙之土而命以氏謂以國為氏如踐土之盟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

王臣莒期又荀偃之儕齊環衛太子之儕鄭勝晉午之類是也凡胙土者必命氏不必賜姓賜姓自有氏故國語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凡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云二十五宗者皆命氏也得姓者十四人其十一人命之氏未賜姓後世姓與氏不分又無命氏之典子姓既多遂莫別其所出

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為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為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杜預云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便即先人之謚偁以為族孔穎達云為謚因以為族謂賜族

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謚因以爲族以謚爲族者衞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偁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以周案鄭駁異義引諸侯以字爲氏與服注合杜注氏佗謚不及服鄭所見本爲長其云即先人謚偁以爲族說本王符潛夫論云賜氏以字孟孫叔孫是也賜氏以謚臧武宣穆是也如其說本文宜云以字以謚方通孫頤谷段懋堂因謂以字爲謚以謚爲族族于謚即族于字朱仲鈞亦詳駁之矣孫以王父字爲氏春秋中不可枚舉而左傳于歸父曰盟東門氏于子展曰罕氏掌國政于子皙曰以駟氏之甲攻良霄

皆後人追述之詞或者據此謂有以父字為氏者誤公子友字季亦曰季友公子遂字仲亦曰仲遂此與魯叔肸字叔曰叔肸鮑叔牙字叔曰叔牙同為其單字仲叔季故以字加其名使人易曉或者據此謂諸人皆生前賜氏亦誤又公子慶父字仲謚共仲公子牙字叔謚僖叔公子友字季謚成季此與臧僖伯臧哀伯曲沃桓伯欒共叔同皆以謚加字此本古法或者據此為以字為謚之證亦誤凡偁子賢亏字後三桓專政皆謚為某子而臧武仲子服景伯等猶以謚加字此其差也

杜預云別而偁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孔穎達云

族者屬也與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族則各自立氏毛奇齡云孔氏正義姓分為族族分為氏彼徒以子服南宮之總皆桓族馬師子南之總皆穆族因遂以族歸桓穆而不知桓穆者族之總偁非分偁之族也傳偁高陽氏有一十六族非氏之分為族乎以周案鄭駁異義引左傳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云族者氏之別名也明氏族本同無先後之可分也故羽父為無駭請氏而曰請族衆仲曰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明族因氏別氏者所以別其族也公子之孫一分氏卽分族故氏族通偁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羊舌為十一

族之一上曰族下曰氏互文也經傳氏族之外又有國氏有公族氏族之氏與國氏異國氏惟天子㝵命之氏族則諸侯所命也氏族之族與公族異公族爲公子公孫之通偁氏族則公子之孫及異姓大夫自別其宗之名如左傳所偁宋之戴族桓族卽公族也孔疏誤以公族之族爲氏族遂以戴族之後有華氏桓族之後有向氏爲氏族有分合之異非也左傳所偁高陽氏高辛氏卽國氏也毛氏誤以國氏之氏爲族氏遂以高陽氏高辛氏之後分十六族爲族氏有先後之別尤非至舉先君之諡以表族後卽用表族者以爲氏如戴族亦偁戴

氏桓族亦偁桓氏此從夫人之偁謂而言之非古而氏族之兼先後亦可見

顧炎武云鄭康成駁异義引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云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氏爲展氏是也

孫志祖云記檀弓哀公誄孔子鄭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明用左傳此語儀禮少牢禮注大夫或因字爲謚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史記集解引駁异義作以字爲氏乃傳寫之誤以周案鄭注檀弓循文作解未必用左氏語案誄與謚異哀公誄孔子非謚也春

秋大夫之謚俱本謚法解周書謚法凡二百九十四字
無尼士虞記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字也若言尼甫
是鄭亦以尼甫為字非謚也檀弓注本未是
少牢禮皇祖伯某注云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為謚謚當作氏後人據杜本改之爾鄭意禮亐大夫士告請之祭並曰皇祖某甫士之正祭則云某子少牢所言亦正祭禮不偁某子曰伯某某在伯下是偁字矣春秋之例子賢亐字鄉射禮鄭注引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此大夫禮其偁反貶亐士似與禮不合故云大夫或因字為氏引左傳以字為展氏證之見伯某之字或即氏皇祖伯某者皇祖伯氏也偁氏又賢亐子其不命氏者曰伯子可也子氏未定故曰某賈疏據誤本作為謚謂

伯某之某即謚殊誤凡古人偁伯某子某者皆字偁某伯某子者爲謚如賈疏經文當作皇祖某伯方適孫沿賈譌難據且鄭注大夫或因字爲氏或爲轉詞其上文云伯某且字仍以字釋某者以聘禮記皇祖某甫皇考某子例之則特牲之祭偁某子以該其祖之爲大夫者少牢之祭偁伯某以該其祖之爲士者例自可通故以且字別於游而以因字爲氏或之

异義云今戴禮尙書歐陽說九族乃异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

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為同姓許慎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元駁之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緦麻之服不廢嫁女娶妻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

如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以周案鄭駮是也家南山先生曰九族止謂本宗九世豈有外姻謂之族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家南山諱潤玉字孟清）鄭元云絕族無施服謂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親者屬謂有親者服以周案禮有絕服無絕族大傳此文與喪服出妻之子爲母朞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文同絕族謂旁親鄭彼注云在旁而及曰施是也族無絕道故禮曰收族曰合族亦所以撫民也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文亦主吏之冉唐叔封晉分殷餘

民懷姓九宗至春秋時翼九宗五正逆晉侯有藉故家之力古宗法之有裨於家國如此

白虎通義云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所爲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鄭[元]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繼別謂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繼禰者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小宗四與大宗凡五杜預云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爲祖其子則爲大宗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大宗然則繼體君爲宗中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爲宗主一

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逮亐君則就君屬絕亐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㝵立大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㝵爲祖或云命妾子爲別子其嫡妻子則還宗亐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以周案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故國君祖始封君又立母弟爲大宗以統衆兄弟衆兄弟宗大宗不敢祖諸侯無論屬之絕不絕別子爲祖以其子孫言不關衆兄弟鄭注云後世以爲祖是已杜意君不㝵代代立大宗惟始封君㝵立母弟爲別子以爲祖祖

者高祖服絕亏君其末絕者則還宗君不宗別子說甚紕繆其云別子之母弟不尋爲祖尋之大傳云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孔疏謂諸侯弟二子以下並爲其後世之始祖其說本於王肅見通典誤記曰祖遷亏上宗易亏下弟二子以下可爲始祖則別子非百世不遷之宗矣惟弟二子以下有竅爲大夫者而後可爲後世之祖鄭注所謂始竅亦祖如魯三桓鄭七穆是矣繼別爲宗班氏以小宗言鄭注以大宗言以下句繼禰者爲小宗對之則此宗謂大宗可知也小宗有四大宗有一通典載賀循義宗已詳之程易疇

朱仲鈞輩拘執大傳文繼禰者爲小宗餘皆大宗亦未是

孔穎達說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別子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陳澔云大傳之所自出四字衍文以周案云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釋上爲祖之義別子卽爲祖之別子云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釋上爲宗之義繼別子卽爲宗之繼別云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釋上小宗之義小宗五世而遷繼別子之所自出卽別子宗主繼別而所以宗主別子繼別百世不遷而所以百世不

遷亦主別子故云繼別子之所自出者重絫其詞云百世不遷者參錯其文以見繼別子之所以為大宗者為同以別子為太祖也孔疏陳說皆不足信呂與叔謂如魯桓公乃別子季友之所自出卽桓公大宗如其言記文曰宗其別子之所自出可矣何必云繼且此記特起為士大夫者法不關公子季友立屬下公子之宗道而申其說者林氏陳數求義程氏宗法小記朱氏求是齋經說等說謂魯得立周公所自出之文王廟三家亦得立所自出之桓公廟更謬說詳廟制門

鄭「元」云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

是公子之宗適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亦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亦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王肅云君無適弟以庶昆弟爲小宗是爲有小宗無大宗大宗一子無小宗是爲有大宗無小宗無宗謂君一身者也亦莫之宗謂君有一弟爲宗無宗之者也以周案王說非鄭亦可疑

范宣云爲其士大夫之庶宗惟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以爲別子各宗其適子以爲大宗所以攀其士大夫之適者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爲小宗

故特舉適以曉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謂庶宗大宗正論其一代之適庶亘至于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適也以周案范氏讀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絕句于文不順于義未繆

林喬蔭程瑤田說繼禰者爲小宗繼祖者爲大宗先君之母弟爲別子者其身亦止是繼禰小宗而自今君之羣昆弟視之則爲繼祖之大宗故就羣公子之身言之其或今君有母弟而先君無母弟是爲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其或先君有母弟而今君無母弟是爲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又或先君與今君兩世皆無母弟是爲大小

宗皆無而已身不為別子則亦無人宗之乃所謂無宗亦莫之宗者然而公子雖無宗而固自有公子之宗道也公子之公即今君也今君為之上求諸繼高祖者旁而推諸九族之內其有身為大夫士之適者即使羣公子之庶者宗之是無宗仍同有宗故曰公子之宗道也夫上而求諸繼高祖而旁及九族之人此其人不唯非公子亦並非公孫固不得以公子公孫名故直據其爵曰士大夫而公子之身既從士大夫之宗法故亦據其身之為士大夫者稱之記文所舉公子有三等之异正以申前文所未盡而公子有宗道一節又專為無宗者

釋之如鄭所說上下文義俱未貫通以周案三等之异鄭注據公子本身而言似無所謂大宗小宗林氏因之歷駁鄭注而自爲之說程氏用其言未是

鄭元云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敢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楊復云記文亏理有害鄭注遂以爲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愈非禮意以周案不祖公子鄭注據後世爲君言非自以尊降其親楊說誤秦味經云知此不祖公子之義可以定唐宋始祖之議矣

毛奇齡云別子者公子之適稱也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為宗非繼別始為宗也宗始于別子有繼之者而自此以後雖百世皆為宗耳凡合宗之事皆當以國君與別子一世為斷如鄭注別子一世世無大宗繼別一世無小宗凡國君繼體必有三世無大小宗者此豈可為訓以周案鄭注說宗法本是所可議者別子與公子不分又泥于繼別為宗之語似公子身無宗法于下文公子三等之宗雖通乃曰宗適如大宗宗庶如小宗以比擬之遂致後人之肆駁竊謂經傳多通言對言之分通言之公子與別子同故穀梁傳曰蔑周之分子也分子

即别子之謂也大傳之文上數節曰别子下數節曰公
子此對文之有異者也異國始來仕爲卿大夫者爲别
子家無宗族身亦無宗法故至繼别乃有宗若公子有
與始來仕者不同爲公子之身已有三等宗法故記文
又特箸之有小宗而無大宗鄭王竝以有庶宗無適宗
爲言是已則有大宗而無小宗謂有適宗無庶宗也無
宗亦算之宗鄭注謂公子惟已一人亦是公子有公道
四句鄭注云此總發三等宗法以明申上爲義亦是是
則公子之身明有宗法矣何必曰如大宗如小宗以通
之乎近毛程輩知鄭之非而立說之牽強較鄭更甚

杜預云大夫有貳宗謂適子為小宗一作大宗次者為貳宗一作次子孔穎達云沈云適子為小宗謂大夫之身次者為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為側皆是官名與五宗別凌廷堪云天子以別子為諸侯故云建國諸侯以別子為卿故云立家卿以別子為大夫故云置側室大夫以別子為士故云有貳宗士之別子無重可承故云隸子弟以周案諸侯謂之國卿大夫謂之家其支子官謂之側室諸侯㝵立公子為家公子壹為大夫公子之公又為之立大宗有大宗則有小宗小宗小宗所以副大宗也白虎通義曰大宗能率小宗大夫㝵立其子為士以隸

子弟葢即大夫之小宗白虎通義曰小宗能率羣弟國家側室對文貳宗隸子弟對文孔疏以貳宗對側室爲大夫庶弟不以其子言殊屬未安凌氏意是云別子謂卿大夫士之子不得云別子別子爲祖百世不遷貳宗爲小宗之副小宗者五世則遷先君子云喪服傳既言自尊別于卑又言自卑別于尊此大夫所以爲太祖也凡有百世不遷之太祖乃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此別子與大夫所以有大宗也國君之庶昆弟必爵爲大夫而始立大宗別子之爲大夫士者皆可立爲大宗此適庶之分也大夫有大小貳宗士則隸子弟此大夫士之分

也
孔穎達云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宗子爲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己家亦寄立曾祖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爲祭以周案別子爲大夫可自立廟祭其曾祖祖禰今以宗子爲士已立二廟已爲大夫不敢祭爲祭㒳二主也曾祖士本不祭寄立之說殊覺未安

程易疇申崔說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泥此則宗子庶人亦寄立三廟乎庶人立三廟是不遵王寄立三廟亏庶人是不敬祖

記庶子不爲長子三年兩言不繼祖戴聖閭人通漢說長子是五代之適馬融用其說以注喪服鄭元說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其廟賀循虞喜庾蔚之說長子是四世之適孔穎達賈公彥用其說以申鄭注以周案經言不繼祖如戴閭人說是爲不繼曾祖矣經言庶子不爲長子三年如賀虞等說是爲庶

子之子不爲長子三年矣亐經添說亐義紕繆鄭注欲
兩通喪服傳小記之文爲父後是繼禰其長子卽繼祖
譙周云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
不繼祖劉智云小記祖禰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
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亐父則禰亐子則祖兩說申
鄭義甚明程易疇云小記云庶子不繼祖者明其宗也
言其非繼祖之宗也又云庶子不繼禰者明其宗也言
其非繼禰之宗也其曰不繼祖與禰指庶子不爲祖禰
宗廟主故不爲長子斬喪服傳不繼祖主庶子之長子
言此主庶子非宗子言言非一端隋文解之自通若彼

此互纏則鑿矣

白虎通義云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昪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或云詩宗子維城大宗維翰滕謂魯為宗國是天子諸侯亦有宗以周案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記大傳曰公子有宗道亦不云諸侯為人君體尊族人不昪以其戚戚君也諸侯奪宗漢梅福已言之如注云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是也若諸侯與諸侯分同有相宗之道此猶公子之宗公子也大夫亏諸侯

不敢以其戚戚君故君立其母弟為別子以統先君之諸子謂之宗子亦謂之大宗詩之所云指王子言非謂天子天子不自為宗也宗子為士庶子起為大夫大夫身不尊宗至繼別亦尊宗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石渠奏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為後者不㝵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白虎通義云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為後于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以周案大宗不可絕傳有明文但傳

云以支子後大宗其義巳暢復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正明小宗之適子亦正體其祖禰不可自絕也魏田瓊云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于宗子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之祀此說最通　國朝有獨子兼承宗祧之例義生于斯

張湛云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徐乾學云古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自秦漢以後世無宗法凡無子者卽小宗亦爲之置後不知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祔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

絕也以周案大宗無子爲之立後爲正統之重不可絕也而小宗亦有五世宗適之重故喪服父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戴聖聞人通漢以此長子不爲五世之適鄭據小記不繼祖與禰之文且謂長子不必五世世則繼祖與禰之小宗亦有正體傳重之義其爲之後亦禮也若身屬庶子上不繼祖禰亦置後斯乃後世之失爾

春秋書躋僖公又書仲嬰齊卒公羊傳云躋僖公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嬰齊爲兄後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其稱仲何以王父字爲氏也以周案禮天子

諸侯盡臣諸父兄弟臣子一例故左傳以閔僖爲父子公穀義同是也大夫不得臣兄弟歸父何得子嬰齊何休云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文公亏閔公猶祖也嬰齊弟無後兄之義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何說是也諸侯奪宗不可拘以宗法大夫以下以宗法齊之而已或拘兄弟同昭穆之說閔僖不得爲父子或據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并謂歸父可以子嬰齊背失之矣　又案後世以旁支繼有天下如東漢之光武蜀漢之先主國統中絕奮然崛起此喪服小記所謂庶子王是也其本身立四親其後嗣各以光武先主爲祖而

高帝爲祖所自出可也若晉元帝以瑯邪王事愍帝欲以漢世祖自比馬貴與已非之簡文帝以會稽王歷事成帝以下數主亦欲以世祖自比尤非其倫矣若明之世宗親承遺詔入繼并非晉元帝比其曰考孝宗而兄武宗已乖三傳之義而又以興獻稱帝稱宗此敗禮傷教之制而不可爲法者也莊述祖云兄弟相代非受之于父也不繼所後而繼先君是無所受也無所受者篡也有爲此說者蔑所後之先君而陷其君于大惡皆辱辠于聖人之經者也莊氏此論嚴矣

成十五年經仲嬰齊卒左傳無文公羊說嬰齊爲襄仲

之子公孫歸父之弟嬰齊之稱仲為禰歸父而祖襄仲為之後者為之子也以周案為之後者為之子此人君承統之法不可以施亏大夫魯亏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亏臧孫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為不聞豹以僑如為禰為以紇為禰也仲嬰齊蓋歸父之子襄仲之孫孫以王父字為氏亏例曷稱仲嬰齊穀梁傳亏歸父奔齊言歸父有子在魯與公守殯明後之仲嬰齊卽歸父之子在魯者也亏仲嬰齊卒云此仲孫也其曰仲何子由父疏之也穀梁以嬰齊為襄仲孫故曰仲孫其曰仲何子由父疏之明所以不稱仲孫也魯人立嬰齊為歸

父不為仲遂故曰子由父疏之疏之謂疏仲遂也疏仲遂故不稱仲孫穀梁本義如此漢儒治穀梁學者多參公羊家說今穀梁傳仲孫佗公孫用公羊義改之也何注公羊又參穀梁說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此實穀梁家駁公羊說而何氏隱用之以彌縫公羊之誤也且據公羊說仲遂弒君殺叔仲惠伯為諸大夫所羣斥則魯人必不立其子也明矣又云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而立嬰齊則嬰齊為歸父之子亦可知矣而乃謂立襄仲之子以後其兄歸父又以襄仲之子不尋稱仲而謂為

歸父後卽爲歸父子豈不自生支絀乎

鄭元云射義與爲人後者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徐師曾云與干也與爲後有所利而干求之萬斯同云後當爲役字之誤以周案公羊傳云及者何與也及我欲之與亦自許之辭也凡爲人後者父若祖命之非自許也父若祖既歿無爲人後之道今自許之是貪財而忘本故其辠與貪軍亾國諸人同科晉書羊祜傳祜兄子暨以父歿不辱爲人後不奉詔猶有古道然君命之爲後可也今自許爲人後且有與人爭嗣者皆宜禁如注義與當訓隸士昏禮

記我與杜注云與猶兼也是其義

受業鎮海梅鼎恩仝校